



与孩子们云相守

□张林利

在线教学两个多月了,我在网上直播已是得心应手,第一次上网课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。

正月里,紧急上线的“云端课堂”让我措手不及。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最好!家里虽有电脑,为了防止读初中的孩子偷偷玩游戏,我把电脑拆卸装盒,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老公把电脑重新装好,可以正常使用,但没有网络。儿子出主意:“接到电视的路由器上试试!”我们把电脑抱到客厅,把线接到电视上,三个人忙碌了一下午,没有成功。只能利用手机录播了。

开始备网课。网上直播不同于教室上课,考虑的因素更多了。每节课备详案,根据教案精心制作课件。没有电脑,只好在群里寻求帮助。王老师主动提出帮我修改课件。王老师的婆婆今年不巧都困在了武汉,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。要等晚上孩子们都睡了,我们才能在“空中”交流。我在手机上遥控指挥,她在电脑端实际操作,等到把课件修改好,已是凌晨两点。

终于可以录课了。蓬头素颜,穿着睡衣,所幸我不用出境。要不,这样子真见不得人!我关上房门,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,调好设备。还没开始,心怦怦直跳。点击“开始录制”,倒计时“3”,我深吸一口气;“2”,我清了清嗓子,咽了一口唾沫;“1”,豁出去了!“Good afternoon!Boys and girls,I'm Miss Zhang……”一个人对着手机,见不到一个人,听不到一句话,心里痒得慌。哎呀!找不到感觉!说了几句,我便停下来了。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的学生,真的好想念他们。一张张熟悉的脸都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再来一次吧!

这次有激情多了,语调抑扬顿挫,还情不自禁地打起手势。如果有第二人在场,肯定以为我脑子有毛病。正当讲得绘声绘色的时候,房门“咚咚咚”地被敲响了,传来儿子的声音:“妈妈,手机借我用一下……”肺都气炸了,所有努力白费,只得再来一次!

我郑重交代家里所有人,我在录课,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!面带微笑,语气语调到位,我渐入佳境,一切正常!一节课接近尾声,胜利在望。突然,传来一个“大喇叭”的声音:“XX社区的居民们,你们好!新型冠状病毒来袭,请大家做好防护工作,出

门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多通风……”我晕!我家住在路口,社区在楼下设了一个卡点,正在宣传防疫知识。没办法,非常时期,我也无能为力!

午饭后,喇叭声才停止,从头再来。讲得正起劲的时候,打进一个电话,重来!

忘词了,重来!

说话结巴了,重来!

……

一节四十分钟的课,我录了整整一天。事非经过不知难!看着生成的课程二维码,好心酸!

网课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,所有地区同时授课,我们用的几个平台都瘫痪了。我急得头上冒汗,学生家长在班级群里炸开了锅。我制作的“知识胶囊”也显示已删除,播放不出来。好在我用的是最好的视频,只要下载了就可以看。我在群里不断安抚着学生和家长,利用中午或者晚上再看课……

作业也是花样百出。我教两个班的英语,学生多。我要求学生把作业发到“晓黑板”上,统一批改。有的爷爷奶奶在家,不会操作,只能把作业拍照发在群里,群里信息量大,很快作业就被淹没了,我只有不停地“爬楼”。有的家长拍照技术不欠佳,仿若艺术朦胧照。我把照片点击查看原图,放大,再放大,还是一个字看不清。每个同学作业上还要写批语。小小的屏幕,我又粗又短的指头刚划上两笔,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隙,好不容易写个字,歪歪扭扭,像散了架一样。我还要求学生书写规范漂亮,看看我的字,实在底气不足啊!批阅一份,保存一份,发送群里,再改下一份……改一次作业就得花上几个小时。长时间看手机,眼珠酸涩,头昏脑涨,腰酸背痛。你说好笑不?李同学被困在乡下,不能出门买作业本,他竟把作业写在卫生纸上;朱同学平时总爱逃学,现在也能按时交作业,他还在群里嚷嚷,去学校上学最幸福……

给孩子们推荐课外读本、英文故事,进行作文训练、线下答疑……一切慢慢上了轨道,家长们纷纷点赞!
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,在平凡的岗位上,管理好自己的一片“责任田”。只希望疫情早点过去,山河无恙,你我无恙,早些重回校园。

房东毁约

□雨娃

大姐开了个早餐铺,生意还可以,但今年赶上疫情,上周才开门营业。为了保证就餐间距,店里的餐桌和板凳都减少了一半,虽然大姐推出了优惠政策,消费满十元赠送一个咸鸭蛋,但生意也大不如去年。

大姐有些发愁,我建议她找房东谈谈,今年情况特殊,房东应该减免一部分房租才行。但大姐摇头说,她去年年底刚交了一年房租,钱都已经交了,合同也签了,找房东谈也是白谈。我知道大姐的房东很难说话,当初大姐租他家房子时,便是一口价,一分钱也不让。

得知周围店铺租金也没减免,大姐心里平衡了许多,只盼疫情结束,一切恢复正常了,生意自然会好起来。

周末下班,我去大姐店里坐了一会儿,正巧房东也来了,他进门先询问了一下店里的生意情况,又给大姐提了不少建议,其实听起来全是纸上谈兵,但出于礼貌我们也没反驳他。

他又寒暄了几句,突然转换了话题,从

兜里掏出租房合同,说,这份作废了,要和大姐重新签一份。租金不退,把租房日期延长三个月。但他又嘱咐大姐,对外不能说是他主动降的房租,就说是大姐自己要求,今年生意受损,若不减免几个月房租,大姐的店铺实在维持不下去了。这样别的房东问起来,他也有话说。要知道租房子最怕频繁出租,每换一个店主,店铺便有一个月或几个月的空档期租不出去。今年这情况,更难租。

房东说,这片店铺的房东之间有个不成文规定,房租往上抬没事,私自往下降就是破坏行情,会遭大家排斥。今年这场疫情,生意都受到了影响,他找其他几家房东商量过,但他们都不同意减租,说生意好时也没一个人出来主动给房东加房租的,我们凭什么主动减。我思来想去,也不好贸然自己减租,在家等了好几天,也不见你来和我谈房租的事情,只好亲自登门了。

大姐谢了又谢,没想到这抠门房东关键时还挺仗义。

重返武汉

□蔡随芳

当我3月30号拖着行李走出武昌火车站,准备打车回家时,才发现出租车仍处于暂停状态,只有小部分公交在运行,车次也减少了很多。商铺关门,往日车水马龙的火车站如今只有寥寥几个戴口罩的人。这是我打工多年的烟火城市,热闹被安静所取代,我心中涌起一抹凄凉。

车站戴红袖标的年轻志愿者指导我们如何扫码乘车,他们的热情给了我一丝暖意。

两个多月封城隔离的日子恍如一场梦。在老家的时候,每天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沦为重灾区的武汉。看到那么多医护人员从四面八方赶来驰援,看到全国各地捐赠的物资纷纷运来,我一次次湿了眼眶。我一次次祈祷,愿疫情早日过去,愿武汉早日康复。

平时半个小时的车程,这回一趟一趟转公交,足足花了三个小时,才辗转赶回住处。

那几天像我们这种提前上班的,出行遇到很大的困难。公交车车次锐减,再怎么放宽时间,还是难免迟到。地铁画面全变。执勤人员带上装备,乘客佩戴口罩,人与人之间自觉保持社交距离。许多人不仅仅戴口罩,还有护目镜、雨披、帽子、医用手套,仿佛都成了装在套中的人。

为了减少路上时间的消耗,我只好搬到公司宿舍。我们的工作装备也变了,以前在工地上必戴帽子和太阳镜,现在是必戴口罩。于是,脸上除了眼镜架,又多出了口罩印。

4月8日零点起,武汉全面解封,朋友圈全是庆祝的消息。但是公交尚未全部恢复,顺风车直至5月31才能上线运行,小区管理依旧严格。国际疫情肆虐,境外输入、无症状感染者现在又成了重中之重。我们不可能让悲剧重演,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捍卫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每天戴牢口罩、经常给手消毒,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。大家很少抱怨,只是有点担心:“现在戴口罩还可以,但今年武汉的夏天会有多热啊,那时咋办呐?”

老家的疫情远不及武汉严重,很早就解封了。人们的生活早已恢复了正常。当我决定返回武汉的时候,家人都劝我能不能把武汉的工作辞了。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,因为我在这个城市洒下了奋斗的汗水,也收获了人生的幸福。我们爱武汉,武汉也爱我们。我们要与武汉一起见证重返辉煌的时刻。



最好的药

□倪明

曾经因为肺炎住院。一个医生领着一大堆学生过来了。他问:“这孩子,怎样才能好得更快点?”

学生们纷纷作了技术性发言,医生都表示不满意,问:“还有呢?”学生面面相觑。

他长叹一声:“要开心一点啊,快乐是最好的良药,一堆猪脑子……”说着,他朝我一扭头,做了个鬼脸。

当时我真的笑了。从那以后,不管是生病还是倒霉,我都会对自己说:“要开心一点呀,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